

返乡创业何以可为：高职学生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结构与培育逻辑

丁咚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中国

【摘要】推动高职学生返乡创业，是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瓶颈与化解高职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战略耦合点。本文基于创业胜任力理论，建构了高职学生服务乡村振兴的“返乡创业能力结构模型”，包含价值驱动力、专业行动力与社会整合力三个维度，并剖析了三者间的动态转化机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审视了当前高职创业教育“脱嵌”乡村的困境，从课程、过程、场域与评价四个层面提出了“扎根乡土、全人培育”的培育逻辑与实践路径，以期为高职院校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乡村创客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返乡创业；高职学生；乡村振兴；能力结构；培育逻辑

1.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人才回流成为关键议题。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持续扩招，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在这一推一拉之间，高职学生返乡创业既承载了个体自我实现的职业期待，也肩负着服务乡村的时代使命[1]。然而，高职学生返乡创业何以真正可为？他们究竟需要具备何种复合能力，才能跨越城市与乡村两种场域的鸿沟？高职院校又应遵循怎样的逻辑，精准培育这些能力，而非简单复制城市导向的创业教育模式？解答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2]。

现有返乡创业研究多聚焦于农民工、大学生等群体，针对高职学生这一兼具技术技能与乡土根性的独特群体的探讨尚不充分，尤其缺乏对能力结构的系统建模和培育逻辑的深度揭示[3]。本文尝试从能力本位视角出发，构建高职学生服务乡村振兴的专属能力结构模型，并据此提出能力生成的培育逻辑，以期为高职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路径参考。

2.何以可为：高职学生返乡创业的价值逻辑与匹配机理

高职学生返乡创业的可行性，源于高职教育类型属性、学生群体禀赋与乡村新业态需求之间的高度耦合。

2.1 高职教育的“泥土气”与乡村振兴的天然契合

笔者在湖南几所高职院校调研时发现，很多涉农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前就与农村有“血缘”关系——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县城、乡镇甚至是村庄里的普通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帮着干农活，对泥土的味道、农时的节奏、村民之间

的相处方式有天然的感知。与研究型大学学生相比，他们身上少了一些“精英气”，多了一份“泥土气”。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往往紧贴地方产业，开设的专业直接对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人才培养目标也更多面向一线操作岗位。正因为如此，高职院校与乡村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隔阂，服务乡村振兴、推动学生返乡创业，其实是高职教育回归自身定位的一种体现[4-5]。

2.2 高职学生的“乡土禀赋”与乡村新需求的现实对接

从我在几所农村职业学校的观察来看，高职学生在乡村创业方面确实有独特的优势。先说技能层面：涉农专业（畜牧兽医、农业技术、农机使用与维护）和现代服务业专业（电商直播、酒店管理、烹饪工艺、文化创意）的学生，学的都是能直接上手的“硬功夫”。去年笔者在一个县城调研时，遇到一位畜牧兽医专业的毕业生回乡后，几个月内就把村里的土鸡养殖做成了规模——他懂疫病防控、饲料配比，还自己注册了商标做品牌包装。这种既懂技术又能经营的复合能力，在高职毕业生中其实并不少见。再看专业行动方面，农业类专业的学生动手能力普遍较强，电商专业的学生熟悉线上运营的基本逻辑，这些都是乡村产业升级中急需的能力组合。

从情感维度说，我访谈过的返乡创业者中，很多人提到了一个共同点：回到家乡创业，心理成本比想象的低。他们熟悉方言、熟悉当地的人情往来规则，跟村里的长辈打交道不需要额外的“磨合期”。这一点在城市白领看来也许不值一提，但对于创业来说，信任关系的建

立往往是最大的隐性成本。更为实际的是，乡村的创业门槛确实相对低：租一个院子做作坊，月租金可能只有城里的十分之一；家里有现成的劳动力，省去了招聘的麻烦。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高职学生返乡创业在成本上是“可算”的。

这几年短视频平台上有不少“返乡创业”的真实故事：一位烹饪专业的小伙子回村开了家农家乐，把奶奶的私房菜做成了招牌；一位电商专业的女生帮家里把山里的柑橘通过直播卖到了全国，月收入超过了在外打工的哥哥。这些案例说明，高职学生的乡土禀赋不是“低人一等”，而是“别有所长”。关键在于学校能否帮助他们把这些禀赋转化为真实的创业能力。

3. 这些学生究竟需要什么能力？

能力问题不能抽象地谈，必须落到具体的情境里。我在调研中听到最多的困惑是：“我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回去了好像用不上”——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学校教的和乡村实际需要的之间存在错位。那么，返乡创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能力？结合对多位返乡创业者的访谈，我尝试从三个维度来归纳：

3.1 最底层的東西：对乡村有没有感情

我访谈过一位回乡种植猕猴桃的创业者，他告诉我，最难熬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第一年收成不好时的心理压力。“那时候真的很想放弃，后来想想自己从村里出去的，对这片土地有感情，咬咬牙就挺过来了。”他的话让我意识到，返乡创业的第一道坎，其实不是技能，而是心理。有人把这种对乡村、对土地的感情叫做“乡土情怀”，我觉得更直白的说法是：你有没有“回家的意愿”。没有这个意愿，再好的技能也撑不过最难的那段日子[6]。

3.2 能干活、会算账：专业行动力不可或缺

光有情怀不够，还得有真本事。从访谈来看，乡村创业者最常用到的专业技能包括：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加工能力、线上营销能力、以及基本的财务和法律常识。这几项能力中，农业生产和产品加工是“吃饭的本事”，线上营销是“放大器”，财务和法律常识是“保护伞”。笔者注意到，那些创业成功的高职毕业生，往往不是某一方面特别突出，而是能把几个方面组合起来用[7-9]。比如，一个养鸡场的创业者，不仅懂养殖技术，还会做品牌设计、能开直播、知道怎么报税——这种复合能力在学校里通常分散在不同课程中，学生自己未必能意识到要把它们串联起来。

3.3 把事情“搅和”在一起的能力：社会整合力

在村里创业，有一个问题是城里感受不到的：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埋头干就能成的，得跟各方面打交道。我访谈过一位做乡村旅游的毕业生，他提到，刚回村时最难的不是客源，而是“摆平”各种关系——村里有的人想入股，有的人担心他占用公共资源，还有土地流转的谈判，这些都需要跟人沟通、协调、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这让我认识到，乡村创业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把分散的资源和人聚拢起来，让大家一起把事情做成。这种整合资源、协调关系的能力，既不是纯粹的技术，也不仅是个人素质，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实践智慧。

三个维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我观察到，乡土情怀强的创业者，往往更能坚持；专业能力扎实的，做事更有底气；社会整合能力强的，能撬动更多的资源。三者相互支撑，缺了任何一块，返乡创业都可能半途而废。当然，这只是我基于有限访谈归纳出的初步认识，还需要更大样本的验证。

4. 能力从哪里来？——我在教学中看到的几个真实问题

说到创业教育，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困惑：学校教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是学生真正用得上的？我访谈过多所高职院校的创业课程负责人，有一个感受比较强烈——很多学校的创业教育跟乡村实际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课程内容偏“城市化”，案例大多来自城市商业环境，学生学完之后对乡村创业的独特逻辑仍然陌生；实训场地主要在模拟实训室里，跟真实的村庄、农场、合作社隔着一层；此外，创业叙事过度推崇“独角兽”故事，学生很难在“小而美”的乡村创业项目中找到认同感[10]。

4.1 培养目标需要重新锚定

这几年我在一些学校的创新创业大赛上看过不少学生的创业计划书，有一个感受：计划书越写越像商业计划书的模板，但离“真实的乡村创业”越来越远。我认为，培养目标需要做一个根本性的调整：不是培养“小老板”，而是培养“村庄里的创业者”。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把“开店”当成成功标准，后者关注的是创业者能否在一个熟人社会里扎根、成长、带动他人。如果能在培养目标里明确这一点，课程设计、资源配置、评价方式都会跟着调整。

4.2 课程需要“乡村化”改造

说到课程改造,我的建议是两个方向。一是把现有专业课程中的乡创元素激活,比如在农业技术课上讲农产品如何变成商品,在电商课上讲怎么帮农户做直播,在法律课上讲土地流转的基本规则—这些内容不需要另开新课,只要在现有课程中“插进去”就够了。二是针对乡创的特殊需求,开发一些有针对性的选修课或模块,比如“农产品品牌从0到1”、“乡村创业政策实务”等,让学生学了就能用,用了就有收获。

4.3 能力成长需要“递进式”训练

能力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从我观察到的教学实践来看,可以尝试分四个阶段来设计:第一个阶段是“情感唤醒”,带学生去乡村调研,听真实的返乡创业者讲故事,让他们对乡土产生认同感;第二个阶段是“能力建设”,基于真实问题设计项目,让学生组队完成一个完整的创业策划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整合技术、运营、财务等多方面能力;第三个阶段是“实战验证”,让学生利用寒暑假回乡实践,真实地参与或启动一个微型创业项目;第四个阶段是“持续跟踪”,学生毕业后保持联系,学校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源支持,帮助他们度过创业初期的困难期。

4.4 育人场域要延伸到真实的村庄

场域问题很关键。我访谈过几位在乡村创业成功的毕业生,他们共同提到的一个转折点是:走出校门、回到村庄的那一刻,才是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一个学生的成长,不应该只发生在实训室里。理想的模式是让学校、村庄、企业三方形成协作育人机制:学校提供课程和师资,村里有真实的项目和场景,企业提供资源 and 市场反馈。这三者的结合,才能支撑起一个有血有肉的乡创教育生态。

4.5 评价标准需要多元

现在的创业评价体系有一个问题:太依赖“注册公司”和“营收数字”这两个硬指标。但在乡村创业的初期,这两个指标很难达标—很多返乡创业者头一两年都是在“打基础”,营收不稳定,但带动就业、改善村庄环境等“软贡献”已经开始发生。我认为,评价体系应该增加对学生成长过程和社会贡献的关注,比如是否真正参与了村庄的发展、是否带动了身边的人、是否积累了一定的资源网络—这些指标也许难以量化,但恰恰是乡村创业教育最值得

关注的地方。

5. 结语

高职学生返乡创业,是个人价值、学校职能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其能力结构是由价值驱动力、专业行动力与社会整合力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培育逻辑需要从脱离乡土转向扎根乡土,实现课程模块化乡创改造、递进式育训过程、嵌套式育人场域和增值性评价的系统重构。唯有如此,大批具备复合能力的高职学生方能真正“回得去、用得上、干得好”,成为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力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开展大样本的量化验证,并持续追踪返乡创业项目的长期绩效与演化,以深化本主题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完善。

参考文献

- [1] 王扬南.新时代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使命与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25): 5-11.
- [2] 朱宏斌,李明.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青年创业能力结构模型构建[J].中国青年研究, 2021(5): 98-104.
- [3] 徐雪高,李青.数字乡村战略下农村电商创业就业效应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22(3): 135-149.
- [4] 匡瑛.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J].中国高教研究, 2019(10): 104-108.
- [5] 黄兆信,赵国靖.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的实践探索[J].高等教育研究, 2020, 41(3): 78-85.
- [6] 曾湘泉,杨玉梅.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与能力需求研究[J].教育研究, 2018, 39(9): 93-101.
- [7] 石伟平,郝天聪.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使命与变革[J].教育发展研究, 2018, 38(11): 1-6.
- [8] 陆根书,彭正霞.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引导策略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 2021, 42(8): 68-77.
- [9] 张志增,马文起.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J].教育研究, 2019, 40(12): 64-72.
- [10] 钟秉林,段成荣.乡村振兴战略下高等农林教育的使命与改革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 2020(7): 1-7.